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以山川为盟

黔中文化接触中的地景、传闻与历史感

汤芸 / 著

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以山川为盟

黔中文化接触中的地景、传闻与历史感

汤芸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山川为盟：黔中文化接触中的地景、传闻与历史感/
汤芸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1
(人文田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731 - 9

I. 以… II. 汤… III. 民族社会学—研究—贵州省
IV. K280.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555 号

以山川为盟

——黔中文化接触中的地景、传闻与历史感

著 者：汤 芸

策划编辑：倩 男

责任编辑：杨蜀艳

责任印制：石小娟

封面设计：吾 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 - 58130038 (编辑室)

010 - 58130369

010 - 64228001 (传真)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www. mzcbs. com

投稿邮箱：gongqianlan@ sina. com

印 刷：民族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

定 价：29.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731 - 9/K · 1489 (汉 68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 言

本书是一个围绕着文化接触、地景与传闻而展开的历史民族志报告，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研究的田野点在贵州省中部的一个历史上曾被称为“半边山”的地区。这是一个位于滇黔通道旁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历史上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移民迁居至此，形成了“苗族住山头，仲家（布依族）住水头，客家（汉族）住街头”的居住格局。在长期的共处共存中，居住于“半边山”区域内的各类人群形成了一种“融而未合、分而未裂”之情状。经过多次田野调查与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本研究尽量呈现了自明朝中期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接触与区域整合机制的变化，以及当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感，并指出，居住于当地的不同人群在其社会生活的互动交往中所缔结的是一种等级性的“社会盟约”的关系。

作为一个探讨文化接触的民族志个案，本研究关注的是不同人群间的关系结构，但采用的却是从物看人的方法，即从地景来研究社会关系。与当代人类学界普遍沾染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些不同，这种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从“人事”出发来看世界，而将目光投向了山川与村落中的地景，并试图从地景自身的命运与意义中，来透视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之结构。这样的视角不仅有利于突破当代西南中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绘图学”研究

取向与“权力—民族马赛克”式的西南观，也有利于我们在一个动态的历史图景中，考察当地各族群间文化接触的情况。

从地景出发，结合神话、传闻、仪式、象征符号等的考察，本研究试图说明，在半边山区域所缔结的社会盟约并非自发的与地方性的，而是与国家乃至世界相互关联的，因此这一盟约所包含的是一种“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等级性。这一研究也表明，今天意义上的村寨，在历史上并非是一个边界清晰、族属明确的空间，而是一个包容着世界的地方。从地景与人的混融之中来看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地方中看到世界方面，本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将最诚挚的谢意献给我的导师王建民教授。三年来承蒙老师关爱，为我的学习生活费心无数。跟随老师学习，耳濡目染的不仅是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有老师谦和的为人，这些都将是我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学习的。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在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但由于我的学识尚浅，在许多方面仍未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希望能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弥补这些不足，以达到老师对我的期望。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王铭铭教授这些年来对我的关照与提携，以及就我的田野与论文所给出的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还要感谢参加我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的翁乃群研究员、罗红光研究员、潘蛟教授、张海洋教授、赵丙祥教授与梁永佳副教授。在此，要感谢的还有一直以来给予我教诲指导与关心爱护的李绍明教授、郝苏民教授，以及将我引入人类学这门充满乐趣的学科的杨正文教授、张建世教授与彭文斌老师。

我深感幸运的是，在我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师长与同学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在论文的写作之初，梁永佳副教授与张亚辉博士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观点与研究经验，让我从田野的混乱中沉寂下来，不断明确自己的思路；在论文的修改阶段，

李小敏、杨清媚、舒瑜、刘雪婷、罗杨等诸位同学均给了我帮助与启发。此外，还要特别感谢同门的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在学习生活中对我的关照，他们留给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

论文的完成，离不开那些在田野调查中帮助过我的人。首先要感谢的是所有的镇山村村民，尤其感谢班有作、班士祥、班有信、班有志、李秀良、李家民、李士芬等诸位长辈对我调查的支持，也要感谢天鹅村、竹拢村、老犁地、摆拢村、芦荻村、荒寨等村的村民们所给予的帮助。另外，我要感谢花溪区区志办公室的张永吉等老先生，以及花溪区档案馆、花溪区民族宗教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在资料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是他们的关爱让我坚定。要感谢年逾半百的父母如此宽容地让我完成这些年的学业，不仅不要求我分担家庭的负担，而且还给予我极大的支持。还要感谢公公婆婆的理解，他们不仅不责怪我未承担一个儿媳妇应承担的家庭事务，还极为大度地给予我各种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丈夫张原，是他带我走进了人类学的世界，让我体味到这门学科中的乐趣。这些年来，在生活中，他为我分担了许多烦恼，在学术上，也给予我诸多启发与帮助，在前行的道路上，有他与我同行，让我充满了勇气与信心。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 一、课题界定：关于黔中文化接触的个案 4
- 二、研究背景：西南图景·文化接触 7
- 三、方法路径：地景·社会记忆·传闻 26
- 四、论证框架 38

第一部分 半边山的历史与神话

第一章 镇山印象 44

- 一、今日镇山 44
- 二、空间语境中的地方史 55

第二章 半边山：“形”“象”的空间 73

- 一、天人互不相胜：半边山起源神话 73
- 二、混沌初开：以草为界 90
- 三、经纬区宇：以坟管山 102

四、“形”“象”空间中的“半” 118

第二部分 “半”的自觉：花场与镇山寺

第三章 花场：社会生活的例证 128

- 一、花场·仪式符号·社会盟约 128
- 二、花场秩序：不可转让的“灵力” 157
- 三、“风调雨顺”与移民序列 166
- 四、“以山川为盟” 176

第四章 镇山寺：寺的命运·“半”的自觉 182

- 一、镇山寺？武庙？——地景命名的困境 182
- 二、应“运”而生的镇山寺 189
- 三、“半参儒礼半参禅” 203
- 四、镇山寺的“重生” 211
- 五、镇山寺与“半”的自觉 216

第三部分 重组半边山：水库与去“地”化

第五章 水库：半边山的新格局 220

- 一、从半边山之“半汉半夷”到镇山之布依族 222
- 二、水库形成：从“伴水”到“临水” 229
- 三、半边山与水库的“生态”美学 236
- 四、半边山的“乱”与“静” 248

第六章 地景的去“地”化 253

- 一、镇山寺的新命运 253

二、花场上的新盟约 271

三、新地景：生态博物馆 279

四、去“地”化：从地景到景观 287

结 论 290

一、山川之“盟” 291

二、“半”的启示 298

参考文献 303

导 论

是谁勇猛执秦鞭，劈得名山半未圆。

半堵江流半着位，半偕牛硐落金锁。

半陪风水半沉川，半依猴峰鸟岛穴。

好把半船留此据，半参儒礼半参禅。

——张偕仙 题于半边山镇山寺

贵州中部群山连绵，在花溪河谷中段的两侧群山中，孤绝地高耸着一座山峰，由于坍塌了一半，格外引人注目。不知从何时起，居住于此地的人们使用此山形命名了这一区域——“半边山”地区。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一时间黔省烽烟四起，江西籍武官李仁宇以协镇之官职受命与众多中原军户一同入黔平乱。播州之乱平息之后，李仁宇并没有回到原籍，而是受命携家眷驻守于滇黔通道上的石板哨。尚无子嗣的李仁宇期盼着到驻地后能繁衍生息，可是他的原配夫人却因水土不服，未到驻地就不幸病逝。在石板哨驻下后，只身一人的李仁宇“入赘”仲家班氏，并在石板哨以南五里处立下村寨。这一依山傍水的村寨建在了半边山脚下，李仁宇也就顺势将“半边山”用作了村寨的名称，“半边山寨”由此建立。将军李仁宇与

仲家班氏共生有两个儿子，据其家谱记载，长子姓李名鹤山，次子姓班名近山，二子均承袭了其父之军职，形成了一个“半汉半夷”之李班家族。

明崇祯八年（1635年），承袭了军职并已任参将的李仁宇之孙班应凤在半边山寨修建了一座寺庙，名“镇山寺”，供奉关羽、关平与周仓。正所谓“仲家子不进庙”，进镇山寺烧香拜佛的是外村的汉人妇女，而“半汉半夷”的李班家族在庙中设一私塾，供其子弟读书。于是，镇山寺也就形成了题诗中所说的“半参儒礼半参禅”之格局。到了清康熙初年，李班家族已经繁衍至第五代，此时整个家族唯有班国和一人延续家族担任武官之传统，受清廷之委任，任“千总”一职。与其祖父辈“为汉人修庙”的事业大为不同，班国和给半边山开创的是一个“让花苗跳场”的“花场”。开设花场跳场，既非汉人之礼，亦非仲家之俗，而是苗族独有之节庆。在花场开设之后的近三百年间，“半汉半夷”之李班家族从未进入花场内参与花苗跳场，他们只是负责组织跳场，并在花场边上维持秩序以及观看苗人跳场。李班家族在李仁宇所选定的河谷中居住了近四百年，但随着1958年花溪水库的动工修建，家族开始将位于河谷中的大量家屋向河谷两侧的山地上搬迁。1960年夏天水库正式蓄水后，无法搬迁的田地永远消失在了水面之下。从此，以水库为界，昔日的半边山寨被分为两半，并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一半为水库以北的镇山村（划归当时的石板人民公社）；一半为水库以南的李村（划归当时的花溪人民公社天鹅大队）。

这是滇黔通道附近的一个村寨中的掠影。这个村寨始于汉人军户“入赘”仲家而形成的一个血统上“半汉半夷”、姓氏“半李半班”的家族，并且在水库修建后，村寨又分成两半，而村寨及其所在河谷都取名为“半边山”——极有意味地取自一座只有“半壁”的山峰形象。血统和姓氏之“半”与地景形象之

“半”的匹配一致，着实有些“以物喻人”之意味。在其后的历史中，在有着“汉人修庙拜神，苗人立杆跳场”之民谚的黔中地区，在半边山河谷所修建的寺庙与开设的花场却又全都出自于拥有仲家血统的李班家族，于是形成了“仲家修庙汉人参，苗人跳场仲家管”的独特景象。这种寺庙内“半儒半禅”的功能格局、花场上“半主半客”的交往互动，也让人不得不为这个“半”所吸引。

也正是“半”这一意象给了诗人张偕仙以灵感，在镇山寺墙上题下咏“半”之诗作。张偕仙的诗作虽没有直接提及村寨之事，却巧妙地将“半”的意境与当地的自然人文风光结合在一起。这种借景咏人之手法，将我们的目光从李班家族拉到“景”之上。当我们回头再看这几个故事时却发现：所有的“半”正是浓缩地由山峰、镇山寺、花场、水库等“地景”所形塑和标识的，更重要的是，与这些地景相关的人也不只是李班家族，还有汉族与苗族。这些人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迁徙到此地的，他们或居住于半边山寨之中，或成为其邻里。这些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移民群体来到这个被称为“半边山”的区域后，不约而同地与常被表述为“半边山寨”的镇山寺、花场等地景发生着关系，地景虽然是“扎在地里”不能“走动”的，但却仿佛又能在不同人群中“旅行”，并穿透边界，将不同文化形态与社会类型“拉拢”在一起。正是这一具有超越边界力量的地景，使得人们在长期的文化接触与交往互动的历史中，既相互区分，同时又密切互动，呈现一种“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情状，从而促成了一个独特的“半边山区域共同体”。考察这些见证着文化接触与区域共同体的缔造过程，同时又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的地景，应该能为我们理解族群接触地带的族群关系与文化接触提供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一、课题界定：关于黔中文化接触的个案

“种族”：贵州自古称鬼方，盖亦三苗之地，其民与中土民，族岩居谷处，绝不相通，往往言语、衣服、居处、礼节各为风气，终古不变，故种族最多，亦有中土之民迁居其地，久而自成种族，与苗蛮不异者，然其间有形体绝异，则亦不得曰本同一汉种，待因山川风气而指为异族矣。诸种族亦有或绝，或变汉俗，名目繁多，见于诸书时有出入，今汇次之俾有考焉。（GZDLZ，卷三）^①

这是刊刻发行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贵州地理志》中“种族”部分的一段综述。透过这段精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民族关系的三个特点：第一，贵州原本就居住着习俗不一的“苗蛮”；第二，在历史上，“中土之人”不断进入此地，与“苗蛮”发生了频繁往来，或相排斥或相同化，形成了多种“种族”，不仅“苗蛮”之间，甚至同为“中土之人”都“亦不得曰本同一汉种”；第三，这些种族在历史上变动较大，以至“名目繁多，见于诸书时有出入”。

半边山所处的贵州黔中之滇黔通道上的民族关系，也并非这一格局的例外，恰是其缩影与例证，并且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特征。比较贵州其他地方的民族关系而言，通道上的“种族”情状与帝国的边疆治理和开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其“种族”成分与分布也随着帝国不同时期的治理措施而变动起伏：明初，以军户为主的大量汉人入黔，在通道两侧占地设屯建哨，形成了

^① “GZDLZ”为参考文献名缩写，具体出版项见书后“参考文献”，全书同。

“土司与卫所掺杂，军伍并苗僚杂处”之格局，同时也有大量“苗僚”丧失了土地，有的甚至只得迁移至更为偏远的山林之中（GZTS2，2002：102～106）；明中后期，屯军制度逐渐衰落，军户的地位下降，商户与民户渐渐兴盛，占有大量肥沃之地，此时通道附近的“苗僚”（以苗族为主，也包括从他处迁徙至此的苗族）开始租种汉人的土地；清初废止屯军制度后，大量新的汉族移民迁入贵州，这些被称为“客家人”的汉人多从事商贸活动，并擅长手工业（GZTS3，225～227），他们虽与军户同为汉人，但相互之间在认同上却有强烈的区分。而居住于此的苗族则进一步丧失土地所有权，至20世纪30年代大夏大学的调查中也称贵阳附近的苗族基本上都成为佃农。^①

对贵州黔中通道历史的掠影让我们看到，通道上的“种族”成分同样非常复杂，与“岩居谷处”的格局不同的是，这些“种族”之间并非“绝不相通”，而是在历史上一一直处于不间断的互动往来之中，从而呈现为一种“分而未裂”的局面。但是在频繁的文化接触中，这些“种族”之间却又是“融而未合”的，即便是同为汉人的屯军与客家人之间也并非合一，而是各为其阵。他们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样一种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合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是受到帝国开发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却并非仅仅是一种行政整合之结果，那么到底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将这些人群及其历史联合在一起呢？这种力量有何特点，它与帝国政策间形成了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又经历了何种变迁？在这些变迁之中，不同人群各自的历史轨迹之间又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呢？

^① 如吴泽霖指出贵阳附近的苗族“处于绝对优势的汉族包围之下，逐渐损失了他们的土地权，现在地主数已日益减少，大都已沦为佃农”；陈国钧也认为，自清以来，苗夷在汉人的兴盛以及一些镇压之中丧失了土地，他们或迁徙或沦为佃农。（吴泽霖，2004 [1929]；陈国钧，2004 [1931]）

带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我进入了位于贵州黔中“通滇孔道”外缘的半边山区域，试图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来理解发生于半边山区域中的文化接触过程，以及此区域的整合特点。对人群关系与区域网络的调查，“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Saukko，2003：176～180）^①似乎是首选，因为一头扎进一个村寨所获得的材料显然是不充分的，必须要从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上的村寨、从多个角度与侧面才能把握。然而，在对半边山的速写中，我们却看到，半边山区域的文化接触并非是以村寨为单位而展开的，而是另有一套分类体系与社会秩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半边山的社会关系网络上的“节点”并非村寨，而是另有其他。要了解这一节点到底为何，则应当抛开今日所理解的村寨、民族等人群区分概念，而从当地人对人群的分类中去把握社会秩序的形成。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半边山的族群关系与社会网络之考察，需像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找到一个一直在民族单位中发挥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以关注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之表现就是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费孝通，2004：166）。正是出于这一思考，本书虽是基于半边山区域之核心地区——今日镇山村及与之相关的村寨的田野调查，但在分析与写作中，并没有采用以分别介绍村寨为线索来呈现网络的形成及特点的方式，而试图从不同人群在互动交往中所共享的地景这一物质入手，试图结合对地景、历史与记忆、传闻、仪式、符号等的研究与分析方法，来探讨文化接触的实质，以及区域共同体在文化接触的历史中的整合机制。

① 文中引文标注的具体项见书后“参考文献”，全书同。

二、研究背景：西南图景·文化接触

“半边山”作为一个地名，在今天已经只被当做那座形状奇特的山峰之名，它作为村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只是在一些老人的回忆中才偶然闪现。因为早在民国时期，半边山寨这一村名就被更改，逐渐被镇山村、李村与关口寨三个地名所替代。而曾被称为“半边山地区”的核心区域，也被各行政村相对应的地理空间所分割（见图1）。



图1 半边山区域核心区

注：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西北部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后，居住于此地的“汉父夷母”之班、李二姓被识别为布依族。在相关的研究中，其汉仲联姻的起源以及李班家族的历史，常常被解释为民族融合以及民族同化的过程。镇山村也相应地在地图上被标识为“布依族村寨”，

而且在近 20 年来，随着在镇山村开展的各种民族文化保护项目的进行，镇山村也被建设成“布依风情”的展示与保护场所。至于镇山村四周曾同被称为“半边山”的其他村寨，则相应地被标识为苗族村寨与汉族村寨。于是，当我们以不同灰度与图案来区别各村寨的民族成分时，所画出的半边山一带民族分布图将是一个色块与图案错杂分布的图景（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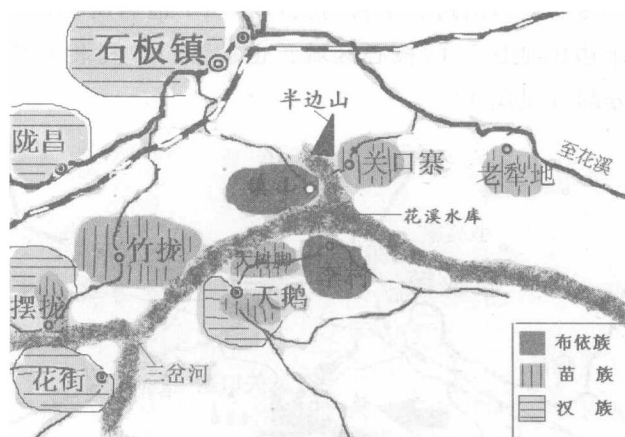


图 2 半边山地区民族分布简图

注：图中色块与图案的边界并不代表村寨的边界。其中摆拢与天鹅两村既有汉族也有苗族，故标以两种图案。

这样一种拼贴图式的图景并不让我们感到陌生，因为翻开中国地图的民族分布图，会看到整个中国被各种颜色与条纹的图块所标记，以表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尤其是中国的西南地区更是被分割成彩色的“碎片”，使得这一地区看上去像是“民族马赛克”。这种地图学的绘图技术，似乎科学且真实地呈现了半边山地区人群的民族分类以及居住格局——它首先以一个科学的标准来确定民族的族性，然后将族性与一定的地理空间（时常也是行政空间）相关联。按照这种逻辑，若要表现族群间的交流，则可在地图中用边界上色彩与图案间的互渗或交叠来呈现，